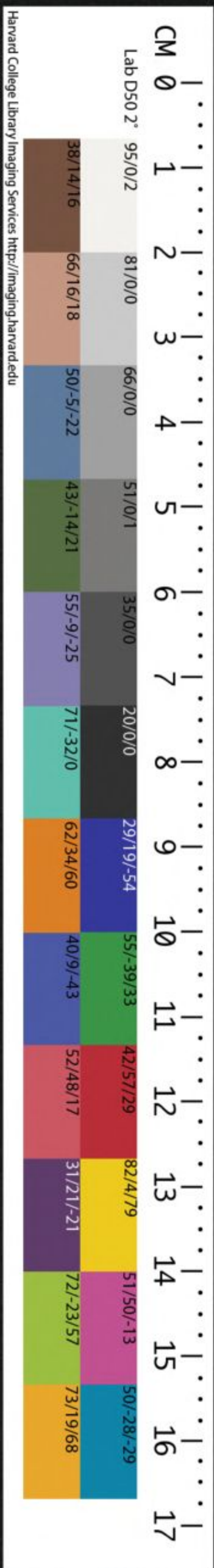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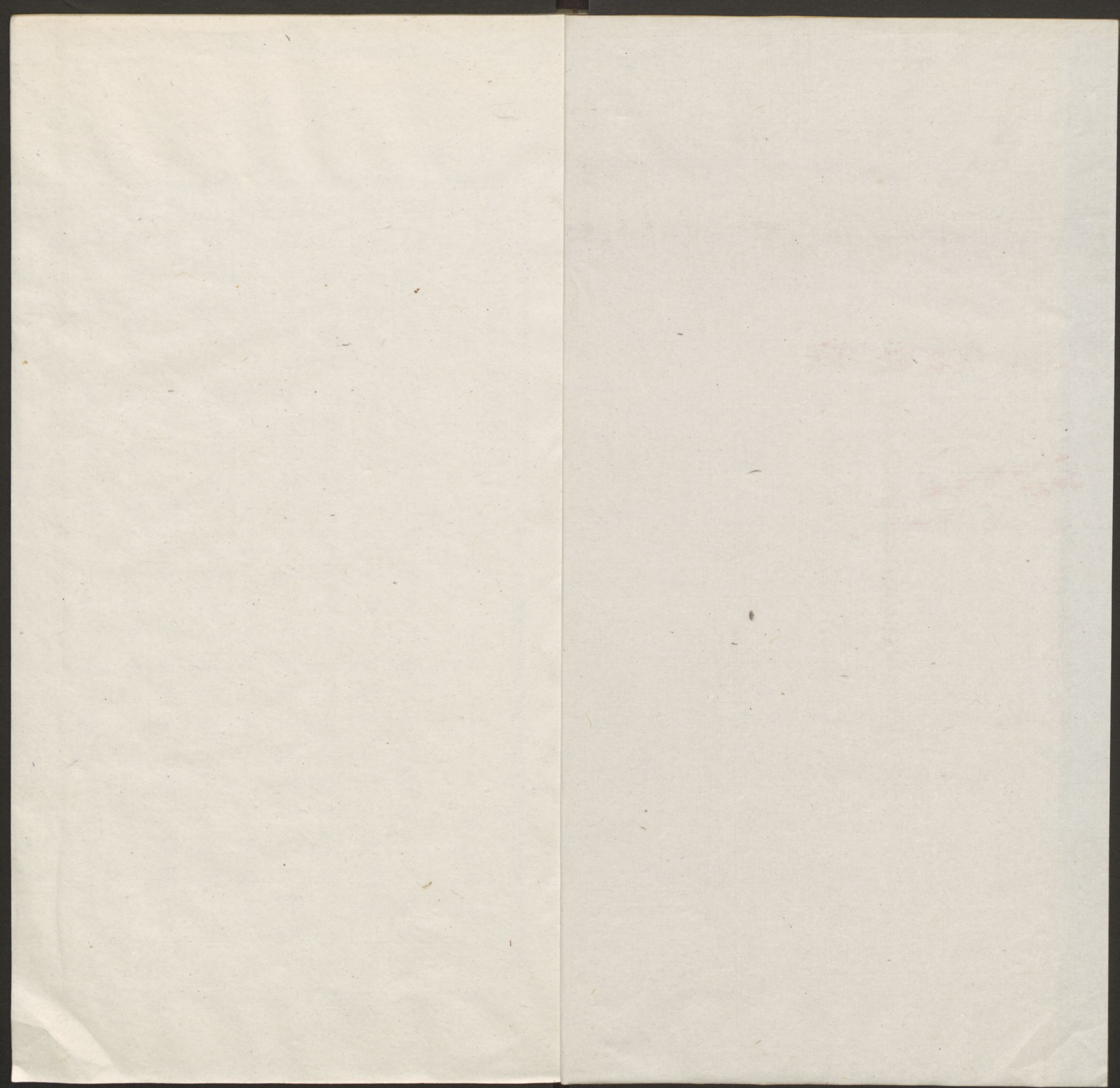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0

T 4664/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

印朝

宋神宗熙寧元年知諫院呂公著論青城勞費已建齋宮奏曰臣伏觀
聖降詔勅裁減浮費有以知泝水治縣崇儉為先中外共聞莫不慶
林臣切謂裁約用度事體至以稽考奉行當有條理唯南郡青城所
湏數十萬無勞費至廣無益之費祠之大者雖與同禮寺文一歲或上
帝祀五帝則張大小小次居五千壇壝之外蓋所以示虔敬之至矣
近世制修無度禮意俱失蓋改壞陳祀被增錄其費甚巨其費
甚者山亭米流無魚之賦錄其費甚巨其費甚巨其費甚巨其費甚巨
前期句法案一所錄其費甚巨其費甚巨其費甚巨其費甚巨其費甚巨
一時臣等至其甚為重則備之且大禮尚質禮雖不與乎天德而寧
禮尚居忠於得以清平春感乃為之形今古不同大次之位宜慎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

郊廟

宋神宗熙寧元年。知諫院呂誥論青城勞費。乞建齋宮。奏曰。臣伏觀累降詔勅。裁減浮費。有以知講求治躰。崇儉為先。中外共聞。莫不慶抃。臣切謂裁約用度。事體至輕。有司奉行。當有條理。唯南郊青城所湏數十萬緡。勞費至廣。無益本祠之大者。謹按周禮。掌火之職。燕上帝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居止于壇壝之外。蓋所以示虔恭之至矣。近世制作無度。禮意俱失。虛設梁棟。純被繒絲。規摹宸居。極其華麗。甚者山亭水池。蟲魚之戲。綠花交映。禽物萬狀。遊觀之勝。無不具焉。前期旬浹。樂士庶嬉遊其間。正豈蠲潔事神之謂哉。徒成侈靡。夸大一時。臣雖至愚。甚為聖朝惜之。且大禮尚質。猶懼不稱乎天德。而華觀所居。恐非得以清平齋戒。儀衛之盛。今古不同。大次之位。豈湏愷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帝不若營建齋宮以圖永久。口嘗觀太廟齋宮制度儉約。事神之躬得為中禮。臣欲乞規此憲度。初建郊宮。中潔齋居。外嚴宿衛。非特事祀克循簡易。庶幾國用大有餘。我朝興隆。一百餘年。未暇改為陛下。一旦經始。人心必悅。有益聖德。於事易行。伏望聖神省察。天下幸甚。

翰林學士承旨王珪奏曰。正月二十三日。勅奉聖旨。令兩制待制以上。至臺諫官。與太常禮院。同詳定今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臣等謹上議曰。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

云。何必高宗。古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去。諒闇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代人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為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又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謂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况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圓丘。臣等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綴飾事者。皆不可廢。臣等謹議。

天章閣待制孫固議。僖祖桃。西遷奏曰。臣聞先王之禮。本之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故不慕古而違時。措之宜。不因文而失洽。情之實。親有疎戚。世有同異。此禮之所以損益變正之不一也。伏惟太祖皇帝受

天命。一四海。創業垂統為宋之萬世無窮之基。其為宋始祖而配天受饗。理在不疑。今聞乃欲以僖祖為始封之祖。復其祧主。夫既以僖祖為始。則遂當受東向配天之饗。此臣竊所以未安也。七世之廟。親盡而祧。此萬世大公之通法。未聞有以易之者也。故僖祖之主於陛下。世以親盡而祧。在禮遠為得正。而今議者以謂人必本乎祖。太祖既已追尊僖祖。則今日當以僖祖為本始之祖。是未推夫王者興起。有殊異而所當之世各不同也。夫開國者先嘗有功而受封。則後之子孫有天下而推以為始祖可矣。若未有膺受天命。特起而得天下者。為太祖亦宜矣。此實先王之禮。人情之所順。而前世之所已行也。今為議者乃鄙絕漢唐之所行。而純取三代之制以為法。故有僖祖之廟與契稷無異之說。臣竊以為過矣。夫本朝之興與商周異。商周之政本由契稷。故自湯武而上。其流有源。皆可推而考之。契布五教。

民以知禮。其統緒畧與周同。而猶不若周之懿也。周自后稷公劉以來。教化流行。以至太王王季。世世脩德益茂。迨於文武受命。奄有天下。則源流之來。豈無自哉。故仲尼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公其人也。夫周而上。堯舜禹湯之世。非不美也。其祭之禮。仲尼不談。而獨舉周者。豈非其德與世獨為備哉。故曰。周公其人也。言惟周公能備此禮爾。夫稷當堯民阻飢之時。始播百穀。使萬世粒食。其為功大矣。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以其德能配天也。夫以文王之德。而不得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矣。使周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宜不得舍文武而他及。且後世之興。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之配。不先創業之君。乃遠取追尊之祖。此豈先王之禮。而近於人情者哉。今之議者。又以祭法禘郊祖宗之禮。言商周非絕譽。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本朝自僖祖以上。世以不可得。

知則必以僖祖為始祖。臣又以謂不然矣。自秦滅學。六經皆被焚棄。不復為全書。而禮經尤為殘蕩。其後漢之諸儒。髣髴聖人之餘。委曲加意而編綴之。故多駁雜不經之說。附以鄭康成牽合之言。而聖人之意。益不明。若祭法之禘郊宗祖者。是其一矣。其言曰。商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信斯言也。則禘祭宜無易嘗者。今商頌之長發。大禘之詩也。其曰。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迺專歌述契之功德。一篇之間。了無及嘗之語。則祭法之言。禘嘗者。臣亦未敢取以為信也。雖然。就其說而考之。亦自非大有功德者。不可以郊。天取配。何則。蘇障洪水。雖疏導失宜。而禹因之以成功。身被殛死。故夏人郊之。冥業其官而死於水。故商人郊之。后稷粒食之功。被於萬世。故周人郊之。今未見冥稷之功。而欲同冥稷之祀。臣竊以為非宜也。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

為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春陵。而祖高帝。且景帝唐室始封之君。而元皇帝乃神堯之父。高祖之時。以景皇帝為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圓丘。景皇帝不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復請以景皇帝郊。配天地。黎幹力詰其非禮。而正之。夫景皇帝親受唐國之封。且不得配天。則未嘗啓有土宇。而欲以為始祖。臣亦慮其難矣。恭惟太祖皇帝削平禍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人。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太祖之恩德也。今天下唯知尊奉太祖。而乃欲替其親郊配天之祀。豈厭於人情哉。今議者遂將斥絕唐漢。上法商周。此臣所謂慕古而違當世之宜者也。太祖皇帝受周禪。僖祖始被追尊。而建隆之郊。配以宣祖。僖祖不得預焉。夫以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之世。未嘗郊配僖祖。而陛下。一日隆而祀之。蓋有所隆者。未有所替。今使太祖之禮。有替於四宗之時。此豈孝思之心哉。此臣所謂因文而失沿情之

實者也。夫非所居而祀之。則神有所不受。非所宜而配之。則天有所不饗。所謂郊而配天者。以天於萬物其德不可形容。故人君之大有功德。被生靈而施後世者。謂足以配之而已。今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廼欲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臣恐僖祖之神。非所居而不受。上帝之靈。非所配而不饗。非陛下所以尊祖事天之意也。陛下為太祖子孫。繼太祖基業。據南面之尊。而饗四海九州之奉。皆太祖皇帝之所授也。則今日之所尊事。宜莫加於太祖矣。或曰。禮別子為祖。契稷皆帝嚳之子。而得姓者。故商周以為祖而奉之。今宋自僖祖為始祖。臣曰。是又不然也。若以得姓者為祖。則趙之得姓。遠矣。自造父封於趙城。而趙熹始得姓。今若必欲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衰。其可乎。其不可明矣。或又曰。今朝廷欲存僖祖為始祖。爾至於祀天為配。亦不輕議也。臣曰。是不可也。今既以僖祖為始

祖。是必配天。僖祖配天。則太祖之祀替矣。此臣以為不可者也。或又曰。今毀僖祖之廟。藏其主夾室。而下附子孫。可乎。臣曰。是亦一堂夾室在西。祧主藏室中。而居順祖之右。固以順矣。蓋非所謂下附子孫之室。而替其尊也。必猶以為不可者。臣今欲乞特為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於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玉。權居東向之位。太祖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以僖祖立廟。為非則周人別廟以祀姜嫄。不可謂非禮。今以陛下之時。因情立禮。取聖人之制。為萬世法。才亦美歟。事與商周有殊。禮文從而亦異。此臣所謂先王之禮。本人情而損益變正之不同者也。如曰不然。臣恐違古今之義。逆天人之情。而天地祖宗之神靈。有所不饗也。伏惟陛下聰明仁孝。以宗廟重事。恐其於禮有

所乖違。故令下兩制。臣察議。陛下苟以臣言為可用。伏乞裁自聖斷。如或猶以為疑。乞送禮院參詳。臣竊惟宗廟祧配。朝廷大禮。反覆思慮。於心有所未安。不敢苟立異說。伏望陛下力加採納。

判太常寺張師顏等議。僖祖祧遷。奏曰。臣等伏以天下大禮。莫重於宗廟。崇孝事神。以臨照四海。是以聖王一重之。必務極其至當。伏惟僖祖神主。祧藏夾室。於禮不順。有司失之矣。宜其輔臣建章明詔。訪逮而垂為萬世法。然議者因其藏主有失。遂欲推為始祖。臣等敢以此為議。昔者商周之興。本於契稷。考諸前載。其指有二。曰因其始封也。蒙其功德也。契有大功。始受封國。十有餘世。世祀不失。至武王而有天下。修其世祀。因其封國。舉天下之大。而謂之商者。由契以致之也。稷有大功。始受封國。十有餘世。世祀不失。至武王而有天下。修其世祀。因其封國。舉天下之大。而謂之周者。由稷以致之也。然則契稷為商

周之祖。其傳已久。其禮素定。後世固無得而易之矣。奉之為太祖。以主廟祀。有以盡一時之宜也。詩之長。言商家興廢之久。應夏之世。其來長遠。昊天有成命。言后稷已有王命。生民思文。言歌后稷之功。傳稱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不可謂為祖。不因功德也。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同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為祖。鄭康成云。夏立廟無太祖。自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唐張薦云。自以后以禹始封。遠為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始祖上一邊。而太祖不毀。魏祖文帝。則虞士迭毀。晉祖宣帝。則征西迭毀。唐祖景帝。則洪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既以法契稷矣。則上之親廟。不得不毀。勢當然也。借使魏晉欲不祖武宣。而越取虞士。征西。不惟上推世數。未知更當及於何人。且其如始封何。唐有天下。因以為法。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臣等取之矣。要之始封世近。則親廟不可不

立。若特以親廟及遠使為始對而抑之。則前古未嘗聞也。晉琅琊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饗祀及遠。非是為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廟。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為始祖也。國家治平四年。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詔書。以太祖皇帝為帝者之祖。自以別子之故。非以有功與封國為輕重。是不然也。別子之法。自謂公子不繼世。故子孫為大夫士者。祖之。百世不遷。非天子諸侯之禮也。使湯武但為諸侯。則尚不祖此別子。况天下之君而可用大夫士之法乎。若夫禹不先鯀。則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自以正文公之遠祀。非尊祖之論也。唐仲子陵。所謂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邪。伏惟宋之為宋。由太祖皇帝應天受命。首創洪業。建大號於天下。異乎商周之為商周可知也。僖祖雖為聖裔之先。而有廟直由太

祖。親盡則遷。合之正義。今欲以有廟之始為說。援而進之。以為始祖。臣等固疑其與契稷異矣。使契稷本無功德。初不受封。引以為據。庶其或可。若其不然。臣等不得判然無疑也。設欲必據此論。則臣等又有可言者焉。蓋三昭三穆。是不刊之典。一定之論也。國初張昭任。澈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不可謂之始祖也。若謂世次不可推。則斯言也。詔旨所不著。史臣所不錄。歷百餘年。莫知當時之實。不敢以私意逆推而言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已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自祖宗已來。不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恐失祖宗之意矣。巍巍太祖。如神如天。垂祚萬世。無以云報。奉之以為帝者始祖。於禮無不宜者。或謂儀禮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今謂始祖為

太祖乃諸侯制也。臣等以為遠祖受封。子孫世祿。親雖盡而廟不毀。是謂諸侯及其太祖也。若始封之君。既以為國之祖矣。後世子孫自諸侯而為天子。則始祖不易。理勢自然。是謂天子及其始祖也。若必求太微之精神靈之感。謂為始祖之所自出。將見遷就生說。寄譎無已。彌失聖人之意矣。唐神龍初。議立七廟。漢崇始祖。而張齊賢云。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此儒講之熟矣。大抵契稷不以功德為祖。無必然之論。特起之君。自為一代之祖。無不可之理。若乃藏主未順。宜必改定。蓋夾室者。子孫廟之正也。或者謂神道尚右。失其旨矣。然則僖祖之主。必有所歸。按周禮。守桃。掌守先公先王之廟。桃。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桃則守桃。黜聖之。所謂廟者。后稷文武諸廟也。桃者。所藏先公先王之遷主也。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僖祖猶周之先公也。宜有藏主之桃。雖無始封遠祖上為之主。而先主

之桃不可以闕於其室。太廟則情之順也。魏正名儒並云。處上如后稷文武。遷有所歸。今正。是代太祖也。矣。自虞喜劉

等參詳。乞略倣此制。築別廟以藏之。大祭之歲。祀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仍舊無改。事之宜。而唐嘗議遠廟之主矣。魏鍾繇高堂隆衛臻皆當世遷。故景初之制。三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則遷。一之禮。晉永和中。尚書議云。周人之王。太祖世遠。故宣帝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從孫也。祫祭在上。謂可別築一室以居四主。四主迭遷。則宣帝位正。泓王松子蔡謨之徒。並同其議。唐陳京議。請據魏晉舊制。改築別廟。以藏憲懿。柳冕王詔等七十餘人。亦同其說。雖卒藏於興聖。然本無異於別室也。惟顏真卿引蔡謨權東向之一句。而不本其改築之議。獲議於時。此前世之論。皆有考據。本於經意。不敢謂後世之史。而一切黜之也。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又曰。

亡於禮者之禮。况有前人商榷盡理之論乎。或曰夾室非便當為別廟。則既正其大節矣。合食要皆孝饗之道。但以於屬既尊。未可冥昭穆之列。依准前代祭之別廟。得禮之變。復何嫌哉。云不可分食。當合於太廟。不惟永虛東向。且使下從子孫。孰為得失。是則僖祖別藏。列聖不動。神靈安妥。情文皆得其於義也。合矣。恭惟陛下仁孝天成。專事宗廟。古之盛王所不逮也。臣等學術淺陋。討論非長。徒能述遵朝廷正失之意。別白議者未通之論。冀以稱上聖因情制禮之道焉。惟陛下幸留神詳擇。

熙寧中。翰林承旨張方平等議。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典禮。乃於九月奉安八室神主。祧僖祖及后。祔英宗。罷僖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五年。中書門下言。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契稷幾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

祔于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請以所奏付兩制議。取其當者。時王安石為相。不主祧遷之說。故復有是請。翰林學士元絳等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為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知。則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儻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于太祖之室。則是四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請以僖祖之廟為太祖。則合於先王禮意。

判太常寺韓維議。僖祖廟次曰。准勅。准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勅。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契稷以下者。非絕譽以上而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者有功。不得以先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契稷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祏重事。亦宜博考。乞以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勅旨准。今月三日。詔中書門下。廟祧之制。蓋有彛典。所以上承先王。下法後世。朕嗣宅大統。寅奉宗祀。而世次遷毀。禮或未安。討論經常。屬在摛輔。於以佐朕不逮而仰稱祖宗追孝之心。朕覽之。嬰然。敢不祗服。宜依所請施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牒奉詔書如前。牒

至准詔書者。伏惟親親之序。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為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泰一以為太祖。所以推功義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別也。今直以契稷為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之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哉。曰。南宮括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

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所以興。契稷不為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為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丘明。穀梁赤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

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有所未安也。臣以為均之論議。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歲主合食。則歷代常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皆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主。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絳等議。非臣所知。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元豐元年。樞密直學士陳襄論天地合祭為非禮。上奏曰。臣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於圓丘為非禮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鐘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鐘為宮。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官用夾鐘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圓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圓鐘為宮。三變。黃鐘為角。大鐘為徵。

一先為羽。合陽音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為宮。犬族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禋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狸沈辜。鬯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做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以逆福釐。以生蒸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贖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唯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肅宗之先天。皆希闕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

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敢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節雖正。無益也。況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神恭事之意也。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自當別祀。伏請陛下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至祀昊天於圓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也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古者齋居近路。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徧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况一歲兩祀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

一親祀得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戢。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唯以至恭之意對越，大抵以迎至和，以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襄知諫院，又上禘祫不廢時祭奏曰：臣等看詳大宗伯之職曰：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則六享並行，而天子禘祫與諸侯異。未嘗廢一時祭。故毛詩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孔穎達正義以為：天子夏為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禘。秋為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禘，與其禘享更為時祭，所以別於諸

侯。所謂其治辨者，其禮具也。朝治罷故常禘祫之月，不行時享。又未釐正，非古之制。伏請每遇禘祫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以嚴天子備禮。所以丕崇祖宗之義。其禘祫雖與時享先後，經無明說。以臣等考之，司尊彝曰：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先鄭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明禘在禘祭，祫在烝祭之間，不在其後也。故後鄭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其郊禮親祠，唯此如允臣等所議，乞賜指揮施行。

襄為侍御史，又上祭天用樂奏曰：臣謹按禮祀天，以冬日至，取微陽洞開，天之始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即上之園丘，因天事天也。燔燎而升煙，求陽以氣也。玉奠蒼璧，牲幣如其色，宵洪覆之自然也。樂用圜鍾為宮，以其上應房心，有天帝明堂之象也。宮聲三奏，角徵羽各一奏者，合陽奇之數，欲神之聽之也。祭地以夏日至，取陰德潛萌，地

之始也。坎于北郊。從陰義也。就澤中方丘。因地事地也。瘞埋順其性之含藏也。方琮而黃幣。倣形色也。樂用函鍾為宮。以其生於未之氣。未坤位也。宮聲與角徵羽各二。奏者合陰偶之數。所以八變則地示出焉。夫先王求神之意。可謂盡矣。以為天時者。乾坤因之。而闔闢陰陽繫之。而消長。鬼神亦由是。而利用出入者也。故作大事。必順天時。又擇其位也。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以至於器幣樂舞。至纖至悉。無不從其類。以此事神。則神無不饗也。漢元始間。示原禮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文。謂之合祭。復以正月三陽在下。息卦受泰。於是諏上辛之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觀其時位。與夫器幣樂舞之設。是徒寓地祇於臘食之列。而意不在焉。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下逮南齊。又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雖得其位。不得其時。誠不至而禮不專。是亦主為禮天而發耳。竊有一證焉。記曰。御

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鄭氏曰。盛饌不為已也。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豈可以后土富媪之靈。載物無疆之德。而事之。僅如偶坐之賓乎。深恐柔祗未之饗也。臣謹再詳儀注。合祭天地於一壇之上。其為非禮明甚。固當改正。然今古異宜。沿革殊致。三歲一郊。漢唐成憲。祖宗以來。莫能易也。今罷合祭。則北郊唯使有司攝事。於理未安。謂宜以親郊之歲。用夏日至。先有事於方澤。蓋祭者。薦其時也。近人而親者。無如地。取財於地。故先祭以明親親之仁。遠人而尊者。無如天。取法於天。故後祠以正尊尊之義。若青城。若張法駕。儀物一從簡易。務稱尚質之意。其扈衛錫與。可於郊賞。數中豫給五分之一。或量加特賜。繫自上恩。所貴奉事天地。不失禮意。惟朝廷財幸。

三年。翰林學士張璪論夏至祭地。遣冢宰攝事。奏曰。臣伏見天地合祭。

議者不一。而臣竊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於五月。則陰陽之生。天地致用之始。先王於是順陰陽之義。以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以至牲幣器服詩歌樂舞形色度數。莫不倣其象類。故天神地示可得而禮。由此觀之。則夏日祭地於方丘而天子親蒞之。此萬世不可易之理也。議者以謂當今萬乘儀衛加倍於古。方盛夏之時。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他月。不唯無所據依。又失所以事地順陰之義。必不得已。臣以謂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有存焉。

判太常寺陳薦上奏曰。臣竊惟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稽之典禮。有所未合。故罷之。臣竊有疑。謹按周頌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前漢志載郊祀歌十九章。六十七章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說者曰。

泰元。天神也。媪神。地神也。第八章言消選休成。天地並况。此天地同祀。可以槩見。恐非自王莽始也。夫國之大事。莫大於天地宗廟之祀。有其舉之。莫能廢也。古者祀事。皆天子親行。降及後世。事與古異。或因或革。各從其宜。故多遣官攝事。今聖朝郊廟之祭。三歲一親行。必先朝饗景靈宮。薦太廟。然後合祭天地於圓丘。蓋參用舊章。得禮之中。而議者又謂親郊之歲。夏之時不可躬行。宜遣冢宰攝事。而罷冬至天地合祭。臣亦謂夏至方丘之祀。決不可躬行。雖大備禮樂。上公攝祭。亦恐此議未能合古。終不若天地合祭之日。親執圭幣。誠志內盡。禮容外重也。況天子父事天。母事地。既親禮天神。而不親禮地祇。質之情文。深恐未安。陛下聰明睿智。聖學深博。古今萬事。無一不昭其本原。其三歲親郊天地合祭之禮。伏乞且循舊制。以昭恭事三神之意。

知太常禮院趙君錫乞惟設昊天上帝一坐奏曰臣謹按周禮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按祀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與五帝異矣則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考之易詩書所稱上帝非一易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又曰上帝是祗書曰以昭受上帝天其中命用休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如此類者豈可皆以五帝而言之自鄭氏之學興乃有六天之說而事非經見至晉泰始初論者始以為非遂於明堂設昊天上帝一坐而已唐顯慶禮亦止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今大饗在近議者猶以謂上帝可以及五帝臣等請如聖詔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至誠精禋以稱皇帝嚴父之意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陸佃上議曰臣看詳冕服有六而周官弁

師不掌王之五冕則六裘與袞同冕矣故禮記曰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又曰服之嚴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是故大裘不裼此明王服大裘以袞衣嚴之也先儒或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矣蓋古者裘不徒服則其上必皆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麕裘如郊祀徒服大裘則是裘裘以見天地表裘不入公門而乃欲以見天地可乎且先王之服冬裘夏葛以違寒暑蓋未有能易之者也郊祀天地有裘無袞則夏祀赤帝與夏至日郊祭地示亦將被裘乎然則王者冬祀昊天上帝中裘而表袞明矣至於夏祀天神地示則去裘服袞以順時序周官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必不衣裘也或曰王被袞以象天此魯禮也臣以為記曰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被袞以象天則豈得以為魯哉或曰祭天尚質故徒服大裘王被袞則非所以尚質臣以

為謂之尚質。則明有所尚而已。不皆用質也。如蒼璧以禮天。黃琮以禮地。珩十有二旒。龍章設日月。此豈用質也哉。故曰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實而已矣。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珩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夫理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今欲冬至禋祀昊天上帝。服裘被裘。其餘祀天及祠地示。並請服裘去裘。各以其宜服之。如允臣所議乞賜施行。

佃又上昭穆議曰。臣伏觀中書省批送下張璪何洵直所論宗廟昭穆。欲以宣祖為昭。翼祖為穆。真宗為昭。太祖太宗為穆。莫宗為昭。仁宗為穆。尊卑失序。非禮意也。竊謂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謹按祭法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墀。議

者以為壇立於右。墀立於左。臣以周制言之。太王親盡去右壇為墀。王季親盡去左祧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則洵直謂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左者不可遷于右。右者不可遷于左之說。非矣。璪謂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乎合食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臣竊以為古者合食。毀廟之主有不皆祫者。則璪之說非矣。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干者與也。言大夫士本無祫祭。唯其有功善於其君。進使干祫。則毀廟之主不皆合食。特自高祖而已。假令大夫昭穆以世次計。曾祖適為昭。高祖適為穆。父適為昭。祖適為穆。同時合食。則將偶坐而相臨。義不得以卑而踰尊。則璪等將令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乎。如此則曾祖居尊。高祖居卑。父居尊。祖居卑矣。非所謂父昭子穆。昭以明下。穆以恭上之義。許慎曰。父為昭南面。子為

穆北面。大夫干祿。若使曾祖覆為昭。高祖更為穆。則是子為昭南面。父為穆北面。大傳曰。勞治兄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則是生而居處同室。合食。亦序昭穆。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今同堂合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同堂合食。實屬子行。而偶坐相臨。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居右穆。乙居左昭。紊同堂父子合食之序乎。璪又謂既為昭矣。又有時而為穆。是亂昭穆之名。臣竊以為昭穆。父子之號耳。苟為昭者不復為穆。為穆者不復為昭。則是昔嘗事父為之子者。今雖有子。不得為父。苟復為父。則以為是亂父子之名。可乎。祭法曰。天子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有二祧焉。則天子立廟。自親始矣。初立考廟。於是立王考廟。其次立皇考廟。又其次立顯考廟。猶以為未也。於是立二祧焉。與太祖之廟而七。顯考廟。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廟。考廟。與右祧為穆。所謂三昭三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

為父。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故臣竊謂八廟之制。當以僖祖居中。翼祖為昭。宣祖為穆。太祖太宗為昭。真宗為穆。仁宗入王考廟為昭。英宗入考廟為穆。是為父昭子穆。稱情順理。豈卑協序。而議者蔽於所見。與臣未同。伏乞斷自聖學。一正羣議。不勝幸甚。

佃又上廟祭議曰。臣放古度今。詳定八廟之制。廟各三獻。同日而畢。蓋約其禮。務為可行。欲以施於春祠而已。至於夏禘秋嘗冬烝。當如古制。合食于祖。蓋古有宗廟之事。一日而畢。止於禘祭。餘祀廟各一日。少牢饋食禮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則是丁亥一日。纔祭祖妣而已。賈公彥謂大夫三廟。少牢筮日止於丁亥。則明祭無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畢。設矣。蓋祭祀卜日。卜其首日而已。若大夫丁亥有事于祖廟。則其昭廟以戊子祭。穆廟以己丑祭。

理宜然也。且大夫室事不禘。又無朝踐之事。其禮固畧矣。然而薦腥饋熟。品其籩豆。奉其尊彝。修其簠簋。遷其鼎俎。陳其巾冪。升降進退。侑尸獻酬。賓主百拜。餼徹之序。品節衆多。假令遠閭而祭。繼之以燭。奔走趨事。三廟一日而徧。則雖有強力之人。不能支矣。又况天子禮具樂備。品節之多乎。然則先王之時。各祠其廟。無有一日而畢者也。謹按王制曰。天子禘祫。祫禘祫嘗。諸侯禘祫。禘祫。祫禘祫。禘祫。禘祫。鄭氏謂天子言禘祫。諸侯言禘祫。互明其文。則天子言禘祫。嘗祫。諸侯言嘗祫。亦互明而已也。然則古者天子七廟。四時之祭。春祠各於其廟。而夏禘。秋嘗。冬烝。則三昭三穆皆升合食于祖。故用旅酬六尸。而仲尼燕居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若夫諸侯春亦禘祫。烝嘗皆祫于祖。而禘則一年禘。一年祫。下天子也。明堂位曰。夏禘。秋嘗。冬烝。天子之祭也。夫禘祠烝嘗。諸侯類有之。今魯更以為王禮。又不言春祠者。春祠特祭。天子諸侯同故也。其夏禘。秋嘗。冬烝。則天子與諸侯異。故曰。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又曰。禘一禘。一祫。由是觀之。雖周春祠特祭。而三時亦祫。非特夏商之制。雖然。天子時祫。纔及未毀廟之主而已。至於三年一祫。於是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故謂之大祫。言大以有小故也。按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殺梁亦謂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蓋著猶別也。三年一祫。大於祫嘗。祫嘗。秋祭也。今魯合祠太廟。亦以秋祫。故言大以別之也。且天子七廟。日祭月祀。各就其廟。三時皆合食于祖。其毀廟之主。則三年然後大祫。亦禮之殺也。由是觀之。先王之祭。有祫。又有大祫。明矣。此自漢以來。論者未之知也。陛下聖學高妙。德蹈堯禹。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復千歲之隆。典實在聖時。今欲

禮。又不言春祠者。春祠特祭。天子諸侯同故也。其夏禘。秋嘗。冬烝。則天子與諸侯異。故曰。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又曰。禘一禘。一祫。由是觀之。雖周春祠特祭。而三時亦祫。非特夏商之制。雖然。天子時祫。纔及未毀廟之主而已。至於三年一祫。於是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故謂之大祫。言大以有小故也。按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殺梁亦謂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蓋著猶別也。三年一祫。大於祫嘗。祫嘗。秋祭也。今魯合祠太廟。亦以秋祫。故言大以別之也。且天子七廟。日祭月祀。各就其廟。三時皆合食于祖。其毀廟之主。則三年然後大祫。亦禮之殺也。由是觀之。先王之祭。有祫。又有大祫。明矣。此自漢以來。論者未之知也。陛下聖學高妙。德蹈堯禹。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復千歲之隆。典實在聖時。今欲

八廟既享春祠各就其廟而夏杓秋嘗冬烝皆升合食于祖既應典禮又與舊儀四時八室並饗少近獨為合古之制宜若可行亦其七廟之主會於祖廟委蛇從祀優而不迫威禮大備得以備舉如允臣所議乞下有司參定儀注施行。

佃又上先灌議曰臣看詳陽祀自煙然陰祀自血始宗廟之饗自灌堯始灌堯所以求之然後作樂以致其神今儀注先作樂後灌堯非禮之正說者或謂祭祀宜先作樂以降其神然後灌堯蓋所以祭之也。臣竊以為不然宗廟之祭灌堯以求諸陰燭蕭以求諸陽猶以為未也。故又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詔祝於室求之內也。坐尸於堂求之外也。猶以為未也。故又納牲於庭升首於室納牲於庭求之下也。升首於室求之上也。猶以為未也。故又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初直祭祝于主求之近也。索祭祝于初求之遠也。猶以為未也。明日於是又

有繹祭焉。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是以求之如此其至也。禮器曰。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之而未之得也。由是觀之。祭者孝子之所以自致其誠也。故齋必見其所祭者。而求神不於一處。或以裸。或以樂。或在朝踐。或在饋食。或在明日之繹。無所不至。豈所謂奏樂獨敬之。宜先於灌。而自灌而後皆祭之而已也。謹按大宗伯曰。以六玉禮天地四方。牲幣各放其器之色。鄭氏云。禮謂告神時奠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蓋凡樂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夏日至於地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禮謂告神時以六玉與牲幣禮之。則禮神固在灌堯之後。奏樂不得在其先矣。經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

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殷人先求諸陰。今宗廟祀事。支物大備。故周之盛。而說者或欲更用商人尚聲之說。先樂而後灌。臣亦以為不然。蓋商人先求諸陽。故燂蕭在前。灌鬯在後。周人先求諸陰。故灌鬯在前。燂蕭在後。經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燂燎羶鄉。覲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覲以夾飯。加以鬱鬯。以報魄也。凡此灌鬯在燂蕭後。蓋商禮也。又曰。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蕭合黍稷。陽達於墻屋。凡此燂蕭在灌鬯後。蓋周禮也。說者如欲更用商人祭地尚聲之說。則燂蕭當在前。灌鬯當在後矣。宗廟儀注。緣習故常。所宜講正當矣。何獨先樂後灌。不可改也。且既灌。於是奏九變之樂。以致其神。非特應禮易行。又其舊無朝踐之獻。今既增置此禮。而未有樂焉。以灌獻。故曰樂移之朝事。蓋兩得之。如允

臣所議。乞更儀注。庶協典禮。

神宗時。彭汝礪上南北郊合祭議曰。一。准初節文。與兩制尚書侍郎等集議。南北郊合祭事。是非蓋有定。八馬之誠。竊不自昧。嘗恐緣諸儒一偏之說。紊國家莫大之禮。廢朝祀已行之命。輒殫悃悃。庶禪萬一。惟陛下裁幸。右臣聞禮者。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故先王之交於神明也。既祭之以禮。又求之以類。其時日。牲幣器服。聲音顏色。無或非其類。有或非其類。謂之非禮。非禮之祭。鬼神不饗。此其言似迂緩。而難知。然其理甚切。至而必驗。臣謹以一事明之。春為陽。故以正月迎於東郊。秋為陰。故以七月迎於西郊。使迎春則在西郊。而用秋之時。迎秋則在東郊。而用春之時。雖燕夫野。叟猶恠以駭。而况於鬼神乎。夫天之與人。非有異也。今應祭方澤也。而合於圓丘。應用夏至也。而用冬至。蓋何以異此。夫前日之議。論

非是行之而不至安便。昔人蓋有變之者矣。先皇帝欽若稽古。承順天心。罷黜邪說。是正太常。行之歷年。中外禔福。聖作明述。神明所懷。今何疑何恤而欲紛更之也。家人小祀尚慎廢舉。天地重太。豈容輕議。臣聞之神無常饗。饗于至誠。天無私親。親于有德。朝廷誠能富民阜財。明道崇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晏也。祭也。則上帝是祐。而諸福之物皆可畢致。務改祀命。實非所願。惟朝廷慎之重之。反復之。務求至當。以稱先帝所以尊奉聖靈之意焉。又曰。合祭之議。臣等謂不可者二十二人。謂可者八人。揚子曰。人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占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在則人。亡則書。周禮聖人之言也。合祭肇於漢末時。其言甚不經。朝廷制度考文。方告之宗廟。行之天地。布之天下。以憲萬世。或委聖言而從不經。不可也。或曰。合祭歷世行之。莫之改也。夫莫之改者。猶行之不可也。或曰。親祠未能。且從合祭。可乎。曰。親祠非不可行。以有事而攝焉。亦禮也。合祭非禮也。舍禮不用而從非禮。不可也。夫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今議祭祀而不從禮。議禮而不從經。則是非並起。終無所歸。是猶舍規矩而察方圓。舍繩墨而觀曲直。不可也。先帝留意經術。曲折皆有稽據。固非羣臣所能窺見。高下大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明詔執事實於眾。是無從一偏之論。決於大公。無安頓從之說。如此。則是非可決而經正矣。

孫洙上奏曰。臣嘗考洪範五行傳。曰。間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國家比年以來。京師仍歲大水。百川暴溢。變異甚大。臣伏思之。竊恐陛下承事宗廟之禮。及四時之祭。有未合古制者也。臣聞古者宗廟四時之祭。初祠烝嘗。掃祫。皆天子所自親享。不使有司攝事也。蓋聖人

內自竭盡以承其親者。惟祭祭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也。古者宗廟之祭。君親牽牲執鸞刀以割。寡而總干以樂。皇尸其躬自力。以致其誠心。如此之盡一也。及周衰禮壞。樂崩典籍皆滅。秦漢興草創禮之存者。才一二三事。而宗廟之禮蓋闕如也。然猶四時車駕間出享廟。及八月飲酎。以盡孝思。繼漢而下。流乎無以禮樂為也。唐之盛時。可以制作矣。而宗廟之祀亦踵習舊常。開元之禮。雖有天子四時親享太廟之制。而行之蓋闕。帝王之親享廟者。一世不過再三焉。豈三代祭法終不可復也。而百世莫之相循而失也。今國家宗廟之事。每歲四孟及季冬凡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皆有司侍祀。而天子未嘗親事也。唯二歲親郊。一行告廟之禮而已。而五神御殿酌獻。一歲徧焉。是失禮經之意。而相循近世之失也。夫四時宗廟之祭。大事也。神御別殿酌獻。小禮也。大事不正其本。而委之有司。小禮煩而車駕數

出。不合禮意矣。夫王者卜宅都邑。營建神位。而左立七廟。誠宜世世子孫嚴祇而奉承之。瞻視梁棟而時思之。以永念王業之艱難也。今春秋霜露之感。禘祫昭穆之序。禮之最所重者。一諉於祠官矣。而神御酌獻。三歲告謁。禮之輕者。而天子躬焉。非嚴祖尊考之義也。非事神訓民之意也。嗚呼。宗廟之事。王者不自親。由漢氏以來。失之矣。而百世之君。曾不知復也。陛下起百王之廢典。紹三代之墜禮。使大孝塞乎天地。而橫乎四海。又以蒼塞洪範。傳大水之異。何則。四時親享廟。前世未有行者。由陛下而立制。使萬世子孫承之。是天下之盛福也。

王安禮論明堂配帝第一劄子曰。臣伏觀詔書。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昊天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以臣所聞。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圓丘則徧及於天之羣神。明堂則

弗徧也。祭上帝而已。所謂上帝者。則昊天上帝與五帝是也。何以知之。肆師之職。既曰類造上帝。又曰封于大神。則是以上帝兼及五帝。故又以大神別之也。司服之職。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若上帝專謂昊天上帝。則何故不止曰祀上帝。又加以昊天者何也。由此觀之。則上帝之不專為昊天上帝明矣。以周官一書考之。其別於五帝。則稱昊天上帝。其別於昊天上帝。則稱五帝。其合昊天上帝與五帝而並。則稱上帝。前後參驗。無一不合於此者。蓋自昔言禮者。皆以明堂專祭五帝。不及昊天上帝。康成之徒。既已乖謬。歷代沿襲。朝廷方欲是正典禮。以革前世之弊。雖祀昊天上帝。而今又悉廢五帝之祀。則是其失與前世等也。記曰。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接神之際。其謹如此。况於輕絕五帝之饗。違經變古。著一代非禮之舉。失孰大焉。方陛下祗畏天戒。此事尤宜加審。伏望聖慈。以臣所言。廣延博聞彊識之士。更賜論議。

第二劄子曰

臣近曾論列明堂配帝事。竊聞禮官所言之有與臣言不同者。朝廷已從其議。緣臣所陳。並因周禮正經。前後參驗。皆有稽據。不知禮官復用何說。欲變易此論。伏以陛下講希閎之典。追合先王宗祀。嚴配之意。此甚盛莫大之事也。今欲除前世久行之饗。必須當義中禮。然後上帝居歆。時罔時怨。理或未安。悔將何及。此臣所以夙夜惓惓。忘冒昧之誅。不能自已者。伏望聖慈。以臣所陳。付兩制。近臣與太常禮官。令以所見異同。各據經旨。具議狀聞奏。陛下擇其可否。

第三劄子曰

臣近因請對。曾再論列配帝事。伏聞聖論。臣以迫於日昃。未盡所陳。今輒敢援引古義。荐瀆宸聽。周禮掌次。土大旅上帝。則張總案。設皇

邱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肆師類造上帝。對于大神。蓋大旅上帝者。以上帝兼昊天。故下文以五帝別之。則掌次所謂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者。專為五帝而言也。類造上帝者。以上帝兼五帝。故下文以大神別之。則肆師所謂封者。專為昊天而言也。掌次設文。正與肆師互相發明。則上帝兼昊天與五帝。尤為明白矣。其謂之昊天上帝者何也。夏曰昊天。氣之土也。而所御者萬物相見之時。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又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蓋帝體物者也。萬物皆相見。而帝亦於是與萬物相見。故北昊天於南郊。以禋祀祀之也。其謂之大神者何也。神之為神。無乎不在。在地則維嶽降神。由祖有神之類是也。在人則乃聖乃神。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之類是也。在鬼則神之類是也。在鬼則神之類是也。此以道言之也。地則謂之示。人則謂之。鬼。唯天則謂之神者。此以禮

言之也。禮者。亦無加損焉。正其名而已矣。故周禮一書。在天者皆謂之神。唯昊天則謂之大神。若地示人鬼。則無有謂之神者。蓋以正名為書。則不但何不爾。雖與他經所稱不同。其理一也。故其稱昊天上帝也。五帝也。亦各正其名已。至於郊祀國祀之說。臣已粗陳大畧矣。臣智識淺昧。學術無取。被蒙聖問。不敢不盡其說。干冒天威。死有餘恐。唯陛下下。斷其可否。不勝大幸。

宇文昌齡為。以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論者不一。昌齡曰。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以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皆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合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國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亦難乎。後竟用其議。

神宗嘗詢天地合祭是非。知諫院黃履對曰。國朝之制。冬至祭天。圓丘。夏至祭地。方澤。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未足以盡。於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雖施之方今。為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當正。然今日禮文之失。非獨此也。願敕有司。正羣祀。為一代損益之制。詔置局詳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議遂定。

神宗嘗詢天以合祭是非知禮院黃履當曰國朝之制本生於天國
丘夏至祭地以澤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禮以有司攝事本是以盡於
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雖施之方今為不可易
惟合祭之非在所謂正然今日禮文之未非獨此也誠欲有司正奉
祀為一代損益之制詔置局詳定命履董之此郊之議遂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一

